



上海将实体书店建设纳入城市规划顶层设计 书香在城市越发浓郁

◆ 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刘静

位于上海市福州路的上海书城,主体建筑群宏伟、典雅,高挑明亮,内外通透的大厅,冷暖交融的灯光,错落有致的书架,体现出其特有的文化美学,让人去过一次就念念不忘;松江泰晤士小镇上的“最美书店”钟书阁,对传统书店进行革命性的变革,不仅仅提供图书,更多的是给读者一个休闲、阅读、交友、探索、文化交流等带有浓郁书香气息的文化平台,受到许多读者的赞誉;以“女性家庭书坊”为核心元素的大众书局正大乐城店,书店入口设置“致伟大的女性”展区,“回”字空间设计,其典雅别致的装修风格、清新淡雅的书坊环境,成为上海书店群一道亮丽风景线……

全民阅读成为常态,上海书香韵味越发浓郁。而这座立志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城市并不会止步于此。今年4月,上海市发布《关于上海扶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首次将实体书店发展纳入城市规划和发展的“顶层设计”。

书香是城市的必需品,未来3-5年调整规划布局实体书店,将是工作重点。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上海240多家公共图书馆的书籍流通量达6660多万册次,读者持证证量400多万,微阅读、移动阅读增长率20%。此外,3万多个规模不一的阅读组织、数不清的读书会更是遍布城市各个角落。

目前,上海市图书发行网点约2200家,但随着城市建设加速,书店在一些大型商业网点和社区还存在空白。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透露,上海的阅读氛围很不错,但发展、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在以色列,平均阅读量一年为60本,美国20本、日本10本,但上海只有五六本。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上海实体书店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远未饱和,发展空间还很大。

“未来3至5年内,如何调整规划布局实体书店建设,将是一个工作重点。”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说,以高校周边为例,大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更习惯于网上购书,价格敏感度也比较高,实体书店应该在他们的阅读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既是课题也是挑战。

《实施意见》规定,在城市建设中为实体书店预留经营场所,达到8万人的居住小区应预留不少于200平方米的书店面积。上海未来将进一步优化书店网点布局,在街区、商区、社区、学区、交通枢纽等区域规划开设综合性书店,同时以中小型书店填补城市商业中心、人口导入区域、新兴居民区等的“文化空白点”。《实施意见》还建议,上海每所高校周围应该“至少有一所”成规模的校园书店,并鼓励在中小学校周边开办实体书店。

徐炯表示,此次上海出台的《实施意见》有五大特色亮点:一是从顶层设计高度,将实体书店建设纳入城市发展布局;二是在优化书店网点布局上,结合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实际,提出“鼓励和支持国际上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专业特色书店落户上海”;

三是依托上海“文教结合”机制,重点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尤其是加强上海高校校园书店的整体规划和建设;四是市区联动,切实发挥区级行政管理部门对本区实体书店的支持力度。

在上海的城市管理者看来,书香是城市的必需品。实体书店是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载体和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出版文化全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也是完整的城市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光靠扶持生存的书店只是“盆景”,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书店才能成为城市的风景。

上海是全国率先实行实体书店扶持政策的城市。自2012年至今,上海持续推进扶持实体书店发展工作,政府投入资金,有选择、有重点地扶持实体书店发展,每年度更新发布《上海市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引导目录》,调整扶持重点,引导行业转型发展并更好承担社会责任。2012年至2016年,上海共划拨新闻出版专

项资金6000余万元,通过资助和补贴、贷款贴息、奖励等方式,扶持百余家长体书店。

政府的扶持撬动了更多社会力量的参与和投入。过去5年间,上海的实体书店不但数量上逐渐止跌企稳,更逆势开出了一批标志性实体书店。多家外省市品牌实体书店,如大众书局、西西弗书店、言几又等纷纷进入上海开店布局。一批有热情、有创意、有干劲的年轻人创业开办中小微书店,为传统行业带来新鲜活力。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海将有近20家中大体量实体书店开业。

这样的带动效应是政策所预期的。徐炯说:“扶持实体书店,政府力量与市场行为必须相结合。光靠扶持生存的书店只是‘盆景’,有生命力、可持续发展的书店才能成为城市的风景。”在徐炯看来,今年这些新开业的书店几乎都是功能复合的文化空间,都有十分明确的与阅读相关的活动计划,成为推动全民阅读的重要力量和空间。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海此轮实体书店回归潮中,跨界人才的加入成为新特点,为书店

带来了新气象。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有关人士表示上海不仅要成为实体书店发展高地,还要在新形势下做实体书店理论高地,为别的城市提供上海经验。

读者在哪里,就把书送到哪里,新媒体时代要开辟网络书籍阅读空间。

“我们一直在找读者,读者在哪里,我们就把书送到哪里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说,公共图书馆不仅要把历朝历代最优秀的图书收集起来、典藏好,还要利用好。

新媒体时代,读者“藏”在网上、手机上,图书馆也要追上去,多媒体、多平台、多方法、多渠道进行阅读推广。过去几年,上海图书馆在“数字化”上做了很大的努力。一批珍贵古籍被数字化,并通过互联网向全球读者公开。“我们非常看中读者手上的手机、平板电脑,只要下载上海图书馆的APP,或者利用微信、支付宝,就能在上面阅读上海图书馆所采购的电子图书。”周德明说。去年,上海图书馆的网站点击率超1亿次,所推出的上海市市民阅读网站也有120万的阅读人次,而每本书在微信上的平均阅读次数为165次。

“每个人的阅读习惯不一样,所以要推出各种各样的阅读方式,让每个人有所选择。”周德明说。

周德明表示,有个数字令人兴奋,去年6660多万册次的流通量中,1/3的流量来自14岁以下的孩子。“如果从小养成阅读习惯,阅读会陪伴终身,城市就会有书香。”

新华字典APP收费合理吗?

◆ 欧阳柏林

说到《新华字典》,相信每个人都会觉得亲切、熟悉。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字典,是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规范、字形规范和词汇规范的重要参考工具书,也是迄今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典。

现在,这样曾经人手一本的学习工具书,顺应时代潮流推出了APP版,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有用户反映,在查询两个字后,APP便弹出提示要求购买完整版,充值金额至少为40元。不少网友表示这款APP收费过高,价格并不亲民,大大影响了普通用户体验。对此,商务印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收费和定价的参考依据是版权和软件开发的成本。

笔者认为,新华字典APP可以适当收费,但应该先满足普通用户需求。

过高收费引争议 满足需求为先行

《新华字典》发行之初,周恩来总理就曾提议降低成本。商务印书馆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可谓绞尽脑汁,要用好纸又要便宜,让农村的孩子能买得起。《新华字典》的定价一直是参考“一斤肉”的价格,1957年是1元,后来是7角,1998年版11元,2004年版12.5元。有时候,为了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也能使用得起,还特意出版平装、精装两个版本。

如今,40元的价格远远超过了时下一斤普通猪肉的价格,也与商务印书馆一贯奉行低价惠民原则不相符。《新华字典》固然权威,但在在线辞典系统技术成熟,字源词义能够轻易查到的当下,其APP已经失去了最大优势。不能满足日常需求,就难以激发人们的付费欲望。

笔者曾经参与整合编修免费APP《汉语源流词典》,编修、制作词典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情,引据、求证、分类、校编工作着实费时费力,令人难以坚持。新华字典APP实行收费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相比剑桥出版的“英汉互译词典APP”,网易有道词典出品的“有道语文达人APP”,还有网络上众多的免费汉语词典软件,新华字典APP算“高价”了。



打破“字”禁锢 创造新价值

从互联网产品的角度出发,新华字典完全可以凭借其专业与权威,提供更多有创意的附加价值,甚至是向教育、咨询和交互延伸。例如,上海商笛数字出版科技有限公司就与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多家国内外知名出版社达成战略合作合作,发行了上百款权威知名的词典及语言学习类数字产品。又如,剑桥出版的《英汉互译词典》,不仅为使用者提供免费电子版,还可以嵌入手机系统和阅读器中,提供虚拟课堂、在线教育等的服务。

在2016年度苹果公布的应用程序商城年度十佳APP中,网易有道词典出品的“有道语文达人APP”榜上有名。这款APP完整收录了《现代汉语大词典》《成语词典》等专业汉语词典,收录字源词总数超500万。其中语文学、古诗翻译、汉语词典软件等功能,可以帮助使用者“随时随地解决语文难题”,包括字形笔顺、多音多义字、近义词、易考字词、成语、古诗文默写、翻译等常见的难点。还有一个关键信息:免费。

总的来说,《新华字典》推出APP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为《新华字典》曾经代表着汉语文字的权威解读,更凝聚了几代人的中华文化教育情怀。试想:国人的手机上都安装这款APP,词典随身、随心而用,还真的是国人的福音,对于数字信息时代汉语文化的发扬光大也很有意义。

当然,传播汉语文化,不应该仅由商务印书馆一个企业来承担,新华字典APP走向市场,走向大众,政府也可积极作为。比如直接对新华字典APP的售价进行补贴,把价格降下来,甚至全民免费,从而让所有的国人享受到母语文化的盛宴。



图为上海钟书阁书店。

读书,在风格上寻找同类

◆ 詹欣

风格是什么?风格就是当我们读刷屏的热文“我是范雨素”中的第一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的时候,心底柔软的那一部分刹那好像被击中了。我们瞬间有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代入感。

风格还是热播剧中,当市委书记高育良亲切地询问礼仪小姐高小凤“最近在看什么书”、高小凤答复说“在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高育良不由得在人群中多看了高小凤一眼。

除却道德层面的考虑,读书,本质上是在风格上寻找同类的一种方式。如果说一个人交的朋友是他自己的一面镜子,那一个人所读的书也就是他人品位的体现。

读书的效用真的这么神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好像读过书就高人一等,不读书就难以见人。

以我浅见,一方面是这些关于读书的效用是读过书的人所写,充分迎合了读书人的心理想象;另一方面,是不是由于古代也有很多人没读过书或像现在的我们一样不读书,才会出现这种说法呢?

在200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摄影集里,摄影师肖全对顾城、崔健、窦唯、三毛、杨丽萍、张艺谋、陈凯歌、姜文、巩俐及王安忆等200多位艺术家进行了影像建档。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独立存在,彼此之间没有过多联系,却彼此缠绕着交叉着,编织了属于一个时代的小说、音乐、诗歌、评论以及思想。”肖全认为,自己幸运地被时代选中了,用摄影的方式,成为那个年代那个群体的参与者与见证者。

肖全可能没有提及的是,正是他们共同的

读书经历和志趣相投成就了他们个人,成就了这一群体。

对于当下不少普通人来说,读书很多时候已经渐渐蜕化为生活的奢侈品。而在手机主导、电视普及的现在,要读书的愿望可能更少。但沾着油墨气息的阅读和躺在床上读书的乐趣,与其它娱乐方式或许有本质的不同。读书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阅读是用眼睛触摸一下自己的理想,是“诗意的栖居”。读书的确是带有一种理想主义气质的行为。

高尔基以为,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么,共同的阅读,或许可以让有趣的灵魂相互吸引、让脑力激荡的人们更上一层楼。

在这个意义上讲,读书虽是私人化的事情,却具有沟通交流的属性,因为读书本身即是在与人沟通。当然,这里的“人”可以是前人,也可以是现在的人,只不过未必面对面;只要声气相投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钱钟书先生曾说,如果你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好吃,你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表面上是委婉的拒绝,实际上是欣赏的愉悦。

现在只不过是把“交往”或“沟通”这样的词换成了“社交”,带有精英文化气息的读书,就转身成为进一步通俗化的大众阅读了。区别在于,以前的创作不必介意别人的看法,可能仅仅是作为精神产品存在,只要被读者认同就好,故而读书即是相遇、是在风格上寻找意气相投的同类。现在的阅读则更可能是为社交而阅读,内容也为阅读而产生,要考虑大众接受度的内容俨然成为华丽的商品。但无论如何,即使是为社交而产生的内容阅读,也要考虑它的接受群体,各种细分风格与观点的阅读不正在导向全民阅读吗?

《公共图书馆法(草案)》提请审议

据新华社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日前首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草案)》。草案确立了公共图书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政府加强公共图书馆建设的责任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要求,并对公共图书馆运行管理制度、应当承担的服务功能和加强数字资源建设、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等作了规定。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在作关于公共图书馆法草案说明时指出,公共图书馆通过开放公共空间设施场地,开展公益性讲座、培训,提供文献信息查询、借阅服务等,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要求还明显不相适应,有必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将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

草案分总则、设立、运行、服务、法律责任,附则6章,共44条。

草案规定,本法所称公共图书馆,是指经依法登记设立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的图书馆。

为扩大和优化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有效覆盖范围,草案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图书馆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加大对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人口数量、人口分布、环境条件等因素,确定公共图书馆的数量、规模、结构和分布,加强固定馆舍和流动服务设施、自助服务设施建设。

图片新闻



2017·天津“非遗与生活”新作品双年展在天津市河东区棉三创意产业园举行。展览以“寻匠取法”为主题,55个市、区级非遗项目参展,其中国家级非遗项目10项。活动旨在秉承传统,提高非遗传承水平,引领非遗项目融入当代生活。

图片来源新华社